



摸一摸河对岸

大参考卷

南方周末 编



上海書店出版社
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



《南方周末》文丛

摸一摸河对岸

——大参考卷

南方周末 编



上海書店出版社
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摸一摸河对岸：大参考卷/《南方周末》编.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11. 8

(《南方周末》文丛)

ISBN 978 - 7 - 5458 - 0425 - 6

I. ①摸… II. ①南… III. ①新闻报道—作品集—中
国—当代 IV. ①I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13158 号

摸一摸河对岸——大参考卷

编 者 《南方周末》

责任编辑 王 璇

封面设计 一步设计

技术编辑 丁 多

出 版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上海书店出版社

发 行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地 址 200001 上海市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www.shsd.com.cn

经 销 全国各地书店

印 刷 上海叶大印务发展有限公司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19

版 次 2011 年 8 月第一版

印 次 2011 年 8 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458 - 0425 - 6/I · 153

定 价 35.00

《南方周末》文丛编辑委员会

总 策 划 王更辉 黄 灿 向 熹

主 编 陈明洋

编辑委员会成员

王更辉	黄 灿	向 熹	陈明洋
毛 哲	伍小峰	向 阳	郭光东
邓 科	朱 强	吴志泉	张 英

执行主编 张 英

总序

陈明洋

老实交待吧，这套丛书的缘起，跟《南方周末》创刊二十五周年有关。

创刊二十五周年，逢五，“南周”未能免俗，搞了一些纪念性的事情。先是在紧邻生日的那一期，打了一个纪念包，在二十五年里各选了一点紧邻生日那一期内容的只言片语，弃于每版的上部；头版则是一篇编辑部文章，题曰“生于1984”。

生于1984，说了个大实话，并由此声称自己是“一份80后的报纸”，顺手捡了个现成。记得惹起过一些非80后的读者朋友的非议，但我想，以他们的天纵神武英明，对我们的这一点小九九，应该洞若观火。要我这个个中人老实交待的话，跟80后攀个同年，也不过是“南周”想跟年轻人，包括非80后的年轻人，勾肩搭背的意思，属于淘气——也许算不上是“精致的淘气”——一类，不是要刻意排他的。办报，自然是要人看，谁不想男女老中青华洋通吃呢！

那大实话里也有一些别的意头在里边，也是个现成，我们的读者恐怕是一望而知的，这也属于一种淘气。奥威尔的《1984》，精不精致不知道，知道的是，这是一种年份的偶合，却无疑义。

告别1984，中国开始了自己的大故事；生于1984，“南周”书写着中国的大故事。噩梦慢慢醒来，拿破仑对睡狮的预言，似乎正在兑现。中国人敢做梦了，中

国人能圆梦了。为“南周”幸，为国家幸，“南周”提出了“中国梦”这个概念。在上海文广传媒的支持下，我们在上海向“中国梦”的践行者致敬，也以此作为我们二十五年生日庆的一部分。

以国家作为梦的前缀的，听得最多的是“美国梦”；“中国梦”，一望而知，也是现成，也是挪用，也许也是淘气。历史最悠久的国家，人口最多的国家，像从乌托邦的虚空中着地的安泰那样，缓释出力量；像一个还在为青春痘烦忧的少年一样，勃发着生机。这跟一个早已在地的巨人，跟一个健康成长的少年，私心觉得，也许是可以分庭抗礼的，当然，也可以握手言欢。这两个伟大的国家，难免拥有一些共同的梦想——不是说“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吗——当然，有实现梦想的不同道路。殊途而同归，大约归于人。

这同归的路，是人道——是人像个人的样子的道，是让人能像个人的样子的道；是人不是被缚的、不是被养的、不是被“被”的，不是跪着的、不是一个人站着的、不是几个人站着的，是所有的人都站着的……道。

有些路是挤的，有些门是窄的，人的道是难的。但总有一拥再拥三拥而上的，总有破门破窗破头而入的，总有分身粉身焚身以殉的。悲欣交集，非黑即白，或者灰色，平淡如水，忽而绚烂，忽而绚烂归于平淡，是人的故事。

生于1984，有生以来，“南周”记录着人的故事，中国人的故事；记录着人像个人的故事，国家像个国家的故事。除此而外，它能做什么？还能做什么呢？

我曾经说过，《南方周末》是个补集。那一年的2月11日，它甫一出世，就是作为广东省委机关报《南方日报》的补充的；自此以来，它也不过是以尽可能专业的方式，做了点同业不能做的，不愿做的，有时候是不敢做的，或者忘了做的。补充而已，借用一个数学的术语，是为补集。以后，补集似乎成了它的宿命，或者，竟是一份使命。

“南周”奔三了，幸耶非耶，同业与“南周”的交集越来越多，“南周”能“补”的就越来越难，也越来越少；只是使命难卸，宿命难免，“南周”同人一如既往地找

着，补着，找补着……

矫情点说吧，写着写着，就想到曹雪芹笔下无材补天的石头。女娲炼就了三万六千零一块，补天剩下的那一块，自怨自悼之际，遇了两位肢障人士，不是“被”，自请被携去红尘走了一遭，于是，中国出了个《石头记》。

“南周”当然不是《石头记》。我们这里首先结集的，都是“南周”第二十五周年里刊出的各色东东，算是今年的那些补集，或力求成为补集的补集吧。作为“南周”年度丛书，亦以为“南周”创刊二十五周年的又一个纪念。

顺便卖一句广告：从这一年开始，我们每年都会分门别类，选编这些各类补集，年度作一合观，以见我们努力找补的一点成绩，以作读者了解中国的参考。跟平时一期一期或应时应景又不可预测而发的一篇一篇（自不是连载），这用心合辑的“南周”年度丛书，虽不“新奇别致”，应该也是别有生面的吧？花些银子，不一定冤枉。

再废话一句，是为序。

2011年4月19日于陈留居

序

牧羊人与羊的故事

戴志勇

有个关于牧羊人与羊的故事，是这样说的：

从前，虎狼横行，羊失其养，不堪其苦。于是，牧羊人横空出世，代天立制，以牧群羊。为了稍微制约一下牧羊人，儒生董仲舒主张：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可惜，天何言哉？上天也没派个靠谱的报信人，牧羊人便以己心，做天意。刚开始，或许是不得已。后来，便觉得这样也挺好。甚至，更好。

好是好，但一个人忙不过来，牧羊人便雇了许多工人帮忙。

羊养肥了，羊毛也长长了。养羊的人，便开始剪羊毛。

剪上一轮，羊毛没了。养羊的人就暂时放下剪刀，让羊们寻那水草肥美之地，赶紧长羊毛。

长羊毛的，叫生产集团。剪羊毛的，叫福利集团。——自然，这是比较粗疏的划分，毕竟，剪羊毛，防止羊们逃跑，也付出了劳动。

工人们剪羊毛时，因为各种原因，剪得狠了，剪到了羊的皮，羊的肉。羊们哇哇大叫，有的羊，直接给剪死了。听得烦，也怕有几只性子刚烈的羊脑袋一热，喊出句“吃他娘，喝他娘，打开大门迎闯王，闯王来了不纳粮”，牧羊人就警告剪羊毛的人，少剪一点。

长毛，剪毛，又长毛，再剪毛。老羊死了，新羊又出生。老牧羊人死了，新牧羊人又来了。

羊、工人与牧羊人，就这样凑合着，把日子过下来，有时候，都感觉还过得挺

好。直到有个牧羊人不再把羊当羊,而是当成死羊,或雇工不听话,在底下搞鬼,牧羊人再也管束不住。此时,羊们,往往就会被剪得受不了。于是,开始蹬蹄子,用角顶。四散奔跑,死于荒野。

羊又失其养了。另外的牧羊人,再次横空出世,开始新的轮回。

两千多年过去了。

1945年7月4日下午,在自己的窑洞里,毛泽东对黄炎培说:“我们已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个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毛泽东所说的“新路”,大概就是指弥合天意与民心的一套现代技术。宪政民主,便是“何言哉”的上天派来的,比“灾异”更靠谱的,报信人。

从1949年算起,两个三十年又过去了。要真正走上这条“新路”,还真是个技术活。眼要亮,心要坚,脚要稳,腰要活。这本书,便是2010年我们所能做的一点微薄努力。

有人开玩笑说,南方周末的大参考版,是专门给司局级以上官员看的。作为编者,作为众羊之一,我唯愿羊们喜欢。

2011年3月27日于广州

目 录

总序·····	001
序 牧羊人与羊的故事·····	001
第一辑 权利平等是一切的基础·····	001
李泽厚：改良不是投降，启蒙远未完成·····	003
杜绝“因言获罪”，保护公民的言论表达权·····	014
权利平等：以社会改革为旗帜突破发展瓶颈·····	020
越南国会何以否决“梦工程”·····	031
七重改造：让工会真正为工人代言·····	036
慎言群众·····	041
第二辑 公正司法，挺立最后的底线·····	043
重建民众对司法的信任感——当前司法的难题及应对·····	045
“防止能动司法变成盲动司法的遮羞布” ——一场小规模 of 司法理念大论战·····	053
第三辑 像学习游泳那样学习民主·····	057
蔡定剑：民主是一种现代生活·····	059
村民自治：本质是一种直接民主·····	070

逐步走向竞争性选拔主要政务官	075
改革者不妨重温“蛇口精神”	080
第四辑 有限政府,有效政府	085
走出“中央治官,地方治民”旧格局	087
地方政治家的改革困境和出路	095
撤销县市驻京办后遗症怎么治	101
唯有打破“社会全能政府”,别无选择	104
治疗城市政府的“过度管理症”	109
公共外交,让外交走向透明和民主 ——对话韩方明	115
第五辑 搞清土地产权,守护私有财产	123
拆迁房屋,土地怎么办 ——对“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拆迁补偿条例”的建议	125
城市祖宅的地权是私人的	128
应立即停止城中村改造扩大化	132
强迫城市化,出了问题“哭都来不及”	138
靠什么让“政府少花点,百姓多花点”	141
审计机关到底该放哪	143
法治观念下,没有“灰色收入”这一说	146
第六辑 经世,济民	151
陈志武: 国企需要一场哲学反思	153
政府涉入市场太深将导致经济停滞	160
节制资本,以和平方式改造社会	166
尽快开启越来越逼近的制度出口 ——2009 年群体事件全解析	172
怎么重建社会	183

“维稳”新思路：利益表达制度化，实现长治久安	190
消除语言软暴力	200
怎么避免“消费拉动”中的陷阱	204
逐渐淡化“公私二分”，走向社会所有	209
工资超常增长以补偿计划生育的负面效应	213
政府对民间集资并非只能消极应对	216
西部安，则中国宁	
——专访全国人大常委、兰州军区原司令员李乾元上将	220
第七辑 文化和“文化力”	229
还权于民：彻底打破教育领域的计划堡垒	231
什么是好，什么是坏？	
——重建中国大学的价值教育	234
内部少折腾，外部少干扰	239
取消等级授职，革除衙门化积弊	247
办几所象牙塔式大学又何妨	252
职业教育：最好都让产业部门来办	256
不妨暂停国家人才发展规划	259
文化要大繁荣，思想要大解放	263
究竟怎样对待中国传统文化	271
现代社会应重新认识“文化力”	279
文化产业如何争取光明前途	286



第一輯

权利平等是一切的基础

李泽厚：改良不是投降，启蒙远未完成

萧三匝

采访李泽厚前，我广泛征集问题，一个朋友问：“你要去香港吗？”没等我反应过来，他建议：“你可以问问他会不会接老超人的班？”原来他把李泽厚当成李泽楷了。

1980年代，李泽厚是年轻人的“精神领袖”。他对中国历史和现实的论断表现出了一个思想家独特的深度和穿透力，这些论断中的大部分，今天也不过时。

1990年代，李泽厚说，思想家正在淡出，学问家正在凸显。但在21世纪的中国，岂止思想家，学问家也已淡出了公众的视线。

有意思的是，虽然年届八十高龄的李泽厚常感寂寞，但他对中国当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代大潮并不感到失望。相反，他认为这很符合他的“四顺序说”。“经济基础是最重要的。”李泽厚说。

自1992年去国赴美教书，李泽厚每年都要回国住三四个月，他需要了解国内思想界动态和社会发展进程。当记者在中国社科院并不宽大的宿舍见到他时，他刚从欧洲游历归国——他也关注欧洲思想界的近况。老人很健谈，声若洪钟，思维敏捷，有问必答，一如既往地放言无忌。

李家客厅的墙壁上挂着二十五年冯友兰送的对联：西学为体中学为用，刚日读史柔日读经。冯友兰的书法好，劲道与康有为相类。当年一片反对声中，冯友兰坚定地赞成李泽厚的“西体中用说”。李泽厚说，自己的思想早就形成了，多年来并无大变。这一点，颇似康有为，而与冯友兰有别。

在离开李先生家时，他一再强调自己对媒体寄予了极大希望。他跟记者握

手，完全不像一个八旬老人的力度。

儒家：政治是政治，伦理是伦理

南方周末：你对中国传统思想很重视，写过《中国古代思想史论》和《论语今读》，你认为儒家思想可以与民主自由嫁接上吗？

李泽厚：我在书里其实干的就是这样的事儿，但我反对现在那些搞国学、搞儒学的。我从来不参加任何儒学活动，很多人请我，当院长、名誉院长的都有，我统统谢绝。我的文章，至今没有“国学”这两个字。

中国人讲政教合一，张之洞讲“中体西用”，“中学为体”是什么意思？就是要忠君。张之洞讲，可以改的是器械而不是圣道，可以改的不是名教纲常，核心就是要维护专制体制。现在这些搞儒学的人大部分是无意识的，有一部分也相当明确地主张这个，这恰恰是我反对的。所以我只是阐释中国传统。我这次到欧洲看过以后，感到中国将来大有希望。

南方周末：为什么这么讲？

李泽厚：我不是讲实用理性嘛。前不久我在柏林，礼拜天连蔬菜、水果都买不到，要吃一顿饭都吃不到，所有商店统统关门休息，因为他们有《圣经》教义，规定礼拜天是休息日。我走了四条街，只看到两个小咖啡店在卖咖啡。还有很多事儿随便都可以举出例子来。

中国是讲究经验的合理性，而不是像西方讲先验的理性，先验的理性是绝对的，中国是要根据经验合理地改变。有人讲中国人太保守，我觉得恰恰不保守，在各方面只要合理，都接受。我上大学一年级还穿长袍，第二年统统没有了，因为不方便，无声无息地就改掉了。西方有时因为宗教教义说得很明确，就很难做。

但我反对现在搞“国学”，因为这个东西是为了迎合。我提出“西体中用”，就是要从经济到政治的理念巩固下来，然后把中国精神加进去。

南方周末：中国精神具体指什么？

李泽厚：比如，中国的居民委员会重调解，这就比西方好。西方夫妻吵

架，各找各的律师去。和稀泥有和稀泥的好处。在中国，两个人打架，劝和的说算了算了，你一定要讲哪个对、哪个错就完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有道理，这才能和谐嘛。但是这里面有一个前提，就是必须要建立在政治改革的基础上。

南方周末：那可以不可以这么说：把中国传统思想，特别是儒家思想里的政治学这一套抽离去，只留下伦理就挺好？

李泽厚：对呀。中国讲亲子嘛。所以我经常讲，中国讲爱跟西方不一样，中国讲爱首先是亲子之爱，父母亲对儿女，儿女对父母亲。

南方周末：中国讲的是恩爱。

李泽厚：中国的夫妻不仅仅讲爱，也讲恩。西方是上帝叫你爱你就爱，你爱你的爸爸妈妈，不是因为你们是亲子关系，是上帝叫你爱。

我与自由主义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有区别

南方周末：你的思想来源之一是马克思，你另两个思想来源一是康德，一是中国传统思想，但是我感觉你其实并不排斥自由主义。

李泽厚：当然不排斥，我恰恰讲了很多自由主义的东西。

南方周末：你和自由主义者的根本区别是什么？

李泽厚：我与自由主义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有区别。像哈耶克，他是以原子个人为单位，这在历史上是不存在的，但有些人认为这就是真正的历史，那只是一种假设。第二点，他们讲天赋人权，事实不是这样，权利是经过历史变化的。马克思讲，社会发展到资本主义的时候，才会有天赋人权的观念。

这两点，是我与自由主义在理论上的区别。

南方周末：殷海光和林毓生师生两人的书信录讲得很清楚，要搞民主，第一个是要有法治，第二个是要有公民素养、公民社会的形成。不能像台湾现在的一些机构里成天打仗，摔鞋子。

李泽厚：那倒不是这个问题。台湾毕竟有中产阶级，大陆现在还缺乏中产阶级，为什么我讲中产阶级是社会进步的最基本力量？中产阶级以中小企